

## 草丛那边

每年5月，季节的转换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几场雨过后，公园里的草就长得有一尺高了，一丛丛的丁香开了，接着，天一下子热了起来。

林伟每天喜欢上午到公园散步，没课的时候，他一般在9点左右起床，洗漱之后到楼下学校家属办的小吃店去吃早点，然后，从信箱里取邮件和报纸，10点左右，他便在公园里悠然地散步了。

那公园很大，它的东侧是一个水面宽阔的人工湖，湖边是游乐区，一到节假日，那里便人头攒动，而西侧则是大片的林地。和游乐区相比，西边显得有些荒凉，各种乔木和灌木，以及大片的杨树拱立两侧的林荫路以外，剩下的便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完全是由人踩出来的小径蜿蜒林间。

林伟喜欢在西侧这一边散步，尤其是上午，这里格外安静，一进公园，外边的市声和街路上的汽车声便一下子遥远起来，再往公园的深处走去，四周就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和松鼠之类的小动物在草丛中跑动时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林伟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感到惊喜不已，他想不到在喧闹的市区里，竟还有这样一处人迹稀少的地方。他隐隐地感到，这片荒凉的林地和自己的生活有着某种一时无法分辨清楚的关联。

天气很好，在热烈的阳光烘晒下，丁香花散发出浓烈而涩重的香气，一时，林伟竟有些头晕。丁香的花丛里有一种不祥和毁

灭的味道。他想起吴琼的话，那是两年前，说这话时，他和吴琼正在浓烈的丁香花丛里恣意欢爱，他记得当时吴琼白净的脖子和胸脯都泛起了红晕，她用汗湿的手臂搂着他，喘息着说，我喜欢这种味道，就像我喜欢被你毁掉。

其实，女人是不容易被毁掉的，尤其像吴琼这样的女人。事实证明，他们分手后，她活得似乎更有滋味，至少是看起来如此

林伟的手上有一份《文汇报》和两封信，一封是一个老同学从北京寄来的，另一封是妻子从美国寄来的，他们已经就离婚的事讨论半年多了，还没结果，妻子不想离，但也不愿意回国，她一直在鼓动林伟，可林伟从来就没有这种打算，我一个搞中国当代文学的，去美国干吗？他和妻子是小时候的邻居，上小学、中学都在一个学校，然而，他却一直觉得并不了解她，他知道妻子很能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在他的印象里，她总是在动，不是干这就是干那，洗衣服，买菜做饭，打电话，在电脑上起草合同书，吃东西，打毛衣……有时候他对那个瘦削的身体里到底蕴含多少精力和体力，充满不解和疑问。她是个崇尚行动的人，对他的懒惰常常言辞激烈地予以抨击：你看看海明威、萨特、马尔罗，那也是作家，哪一个不值得你学习？人就是他的行动。你成天这么冥思苦想能干什么？她甚至找来一本马尔罗的传记，翻到某一页，对林伟说，你看看，马尔罗在西班牙开着坦克冲锋陷阵，保卫共和，你就一点儿不受触动？当时，林伟十分委屈地说：你让我上哪儿去弄一辆坦克去？当然，这是她去美国以前的事了。俱往矣，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不看照片已经想不起你的样子了，就算拿了照片，我也可能认不出现在的你了，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树下捡蝉蜕的事吧，我想你这几年大概不止一次甩掉了旧的胞衣，和神奇的美国一起日新月异，而我只能拿着空空的蝉蜕辨认你和我们的婚姻。后来，妻子给他寄来一大堆在美国新拍的照片，并在信上说：你看，我有点老了，我不

想离开你，而且，你那么懒，离开我，你可怎么办？林伟看完信，觉得这女人真不是讲理的动物，究竟是谁离开谁呢？四年离别，我是怎么过的？他看照片上的妻子是有些显老。于是他在下一封信中说，我决不会去美国，因为在国内我还能找到比刷盘子更好的活。他还说，我和美国你不可能兼而得之，有它没我，有我没它，留它留我，老婆你随便吧。他想把这件事尽快结束掉，如果妻子肯回国，那就一切照旧，否则就干脆离掉，不能再这样不明不白地拖下去，他想，如果两年前他们就离的话，也许他和吴琼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

如果和吴琼长时间生活在一起，他们会相处得很好吗？他也觉得没有把握，吴琼有时很疯，而且比他小十岁，他和吴琼在一起时，常常觉得他们是两代人，无论是处事的方式，还是看问题的观念，俩人都有许多明显的差异。然而吴琼曾对他说：其实你这种人是无所谓年轻年老的，你 20 岁时和 60 岁一样悲观阴沉，60 岁和 20 岁一样书生意气，浪漫起来不要命。

我这种人？我是哪种人？他想。

他想找个地方坐下来看信，最好妻子已同意离婚，剩下的就是办手续了。这时他走在一片梨树林里，昨天晚上下过雨，地上很潮湿，被雨打落的白色梨花散落在地上，样子有些污脏。从这里走过去是一片纤细的白桦林，再过去一点是一大片丁香林，林伟知道那里有几棵粗大的榆树被伐倒后留下的树桩，他常坐在那儿看信和书报。那里也是他和吴琼两年前经常幽会的地方，有时恍惚间他甚至觉得树林里还弥漫着当年他们做爱时的气息，那里充满了纷乱而又活跃的细节。那棵被吴琼画入一幅画的老榆树还劫后余生地立在那里。一看到那棵树他就会想起吴琼汗湿的头发粘在两腮上，两眼紧闭，鼻翼轻轻翕动的样子。

但是，不知为什么今天他不想去那里看信，倒也不是觉得对不起妻子，四年的分离早已帮助他克服了道德方面的障碍，他只

是觉得有些不安，一种莫名其妙的但却又确实实的不安。

后来，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都无法摆脱宿命的阴影，而那段记忆像是被复制了无数次的电影拷贝，不断地出现在那些不期而至的梦里：晴朗的春日，他走在绿叶纷披、春花闪烁的公园里。突然，一声凄厉的嘶叫，使他不禁停住了脚步……

那声呼喊响起来的时候，林伟正魂不守舍地胡思乱想，所以猛然间他并没有听清喊的是什么，印象里那声音是含混的，但充满了恐怖

很快，他听见有人向这边跑来，衣物擦刮蒿草和灌木的声音和急促的喘息越来越近，接着，他看见了一个 20 岁左右的姑娘迎面跑来，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孩，那女孩看到了他，猛地停住脚步，脸上的五官惊恐地扭做一团，接着，女孩的喉间嘎地发出一声混沌的响声，猝然昏倒在地。

林伟的第一个反应是后面的男孩是个企图施暴的歹徒，因此他几乎是本能地向前跨了几步，迎面挡住那个男孩。你要干什么？他低吼着。想不到那男孩也是一脸惊恐，他用手指着身后结结巴巴地说：那边——那边——杀——杀人啦！

他看见两个人躺在那片丁香树的边上，那是一男一女，男的靠近路边，仰面躺着，他看上去很年轻，相貌称得上英俊，但是他已经死了，他的前胸被扎了不止一刀，白衬衫和牛仔短上衣几乎被血浸透，血迹发黑，看来已经死去多时了，他的身体呈紧张的弓形，左脚蜷缩着，保持着死前挣扎的姿态，在他的旁边扔着一只摩托头盔。那女的靠里一些，头朝下伏在那里，林伟看见她时，心一下提到喉咙口，头皮发麻，她一头蓬松的长发披散着，身上是一件半长的滑雪衫和一条牛仔裤，脚上是一双半旧白色阿迪达斯旅游鞋。那鞋——林伟拖着僵硬的腿走过去，手抖得厉害，但他还是伸出手去，用力把她翻过来。

他看清了那张惨白的脸，眼睛闭着，细长的眉毛和眼脸上粘着些草叶和污水，左颧处有淤肿，小巧的嘴角有少许的血迹。他感到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部，眼前似乎一片淡红色的血光在无声地晃动，接着，他听见自己在喊：救护车！去喊救护车！

救护车到来之前，他一直就那么抱着吴琼。她的脉搏和呼吸都若有若无，但是体温还在。林伟的急救知识不多，不敢擅自为他处置伤口，只好就那么抱着她，让她舒服地靠在他怀里，他看见她的嘴角又有血渗出，心想，也许她的内脏被扎坏了。她的伤也在胸部，绒布衬衣上有两处被刺穿的口子。由于昨夜的小雨，她的身上都湿透了。

他发现自己的在发抖，一个个寒噤使他不住的想呕，但他极力控制着，生怕自己的抖动把吴琼游丝一样的生命碰碎。他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这样近地看着她了。他们分手后，很长一段时间吴琼不和他讲话，对他视若仇敌。那时，她颇有些沦落，抽烟喝酒，还不断地领些年轻的小伙子向他示威。有好几次，林伟想找她再谈谈，但他知道那没用，像吴琼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听他讲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她会骂他虚伪，骂他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想要毁我当消遣，就干脆彻底点儿，你毁了我的心，别再用那些屁话毁掉我的头脑。这是分手时她说的。

毁掉。林伟思忖着这个词所包含的恶意和破坏性，他感到惊惧，真有什么是我亲手毁掉的吗？他忍不住抬头找那棵树，他们在他们左前方约二三十米的地方，离地 1 米 60 处的树皮被剥净了，那上面刻着一个裸身的女孩骑在一支飞行中的箭上。那是吴琼刻在上面的，那是我的高潮，她说，那是一种有去无回的飞翔，是令人眩目的速度和优美，是终结一切的死亡。

她总是喜欢拿死和性做文章，在她的眼里，死和性是一对孪生子，每次谈论这个话题，她就像个巫女一样，脸上的神情写满不祥和阴森。性是不断的挥霍，是不断增长的熵，是逐渐靠近的

死亡。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救护车还没有来，那对少男少女不会一走了之的吧？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把吴琼背到公园外面去，担心那样会适得其反，会由于方法不得当给她的生命带来更大的危险。上午，这里几乎没有人来，他很着急，但却不能把心思集中到吴琼正在一点点流逝的生命上，她还在昏迷，气若游丝。然而他还是发现自己走神了，这是一起命案，他蓦地想到，是劫财？仇杀？还是情杀？那个死去的小伙子，他没见过，但显然该是她的情人，她有很多情人？

他低头看着她那年轻的脸，心里有些奇怪，那张脸虽然在苍白中泛着青灰，但仍然是有生气的。她不会死的，这样想着，他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

就在这时，他听见公园的侧门那儿有嘈杂的人声传了过来。

那个警察年纪和林伟差不多，或许比他小一两岁，个子不高，不大的眼睛总是眯着，他说自己姓李。旁边还有一个学校保卫处的干部，那人脸色灰暗，他有一个很古怪的姓——虞。

你和那女的认识？姓李的警察问。

是。林伟说，此时他们正站在医院急救室门外的走廊里。

那男的呢？警察又问。

不，不认识。林伟说。

你们是什么关系？你和那个女的。

什么关系？林伟沉吟着，没什么关系。我们都是师大中文系的，是一个导师的研究生，但我比她早毕业好多年。

她是研究生？姓虞的保卫干部用鼻子冷笑着，研究生晚上出来和人钻树林子干什么？

林伟一时语塞，他想说：那你得问她，但说出口的却是：研究生也是人嘛。

姓虞的保卫干部挑着眼睛看林伟：你和她真的没什么关系？

按照学校里的说法，我是她的师兄。

师兄？那她就是师妹了？这怎么像是武打片里的玩意儿。姓虞的保卫干部继续用鼻子冷笑，接着他又说，说说案发经过吧。

案发经过？那你得等她醒了问她。

问她？她要醒不了呢？

那是你的事。林伟的语气生硬起来。

那你不关心吗，师兄？

他是后来的。公园里的那个男孩在一边插话说。

你一边儿去。姓李的警察申斥男孩，我没问你。

林伟说：我当然关心，可能比你还关心，但我也没办法。我不是目击者，昨天夜里我不在那儿。

你怎么知道是昨天夜里？

是你说的。

我——说过吗？姓虞的保卫干部笑了，那昨天晚上你在哪儿？

在家里。

谁能证明？

没有，我一个人在家。

你没结婚？

结了，老婆在美国。

噢——，姓李的警察点点头，美国，是个好地方，不过凶案更多。

听说是。林伟点点头。

姓李的警察也冲林伟点点头，然后他对姓虞的保卫干部说：先这样吧。

姓虞的保卫干部说行，但他把阴沉的脸对着林伟说：我们还会来找你的，回去想想，想起来什么告诉我。这可是个大案，师兄。接着他向林伟要了系里和家的电话号码，你可以走了。他说。

我还想在这里等一等，林伟指了指急救室的门说。

林伟坐在急救室外的长椅上，觉得自己有点儿支持不住了。系里来了好多人，系主任严石，书记老郭，办公室主任赵欣文，还有与吴琼同届的研究生黎海燕。林伟知道他们都在看他，但他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系里的人对他和吴琼的关系早就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只是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他知道自己不能失态，既不能太过焦虑和悲伤，也不能轻松到仿佛和吴琼真的毫无关系。

林伟抬头看着急救室门上方的石英钟，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可是还没有脱离危险的消息传出来，据从里面出来的护士说，刀子刺到了肺，形成气血胸，而且，她失血太多。医院已经给她输了 1200cc 血浆。

林伟直觉认为吴琼会没事，但他还是想等。

系主任严石走过来，表情关切地说：林老师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一下，我看你的脸色很不好。

林伟摇摇头，说没事，我再等一会儿。

黎海燕挨着他坐着，这女孩心地纯良，长得白白净净，细眉细眼，只是有些胖，她红着眼睛问林伟：要不要给傅老师打个电话？

傅老师是他们的导师，已经六十多岁了，当时正在北京开学术年会。老头的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林伟想了想，说，暂时不要吧。

下午 3 点零 5 分，急救室的门开了，几个医生从里面出来，系里的人、留在医院里的两个警察一下子围上去，林伟也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听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说：她已经醒了，但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她现在很虚弱，你们不要打扰她。

带轮子的担架床推出来了，林伟看见吴琼躺在上面，脸色似乎不那么苍白了，她闭着眼睛，胸部缠着纱布，圆润的双肩露在外边，她毫无声息地被推进观察室。林伟听见一个女医生向护士交待说，要二十四小时看护，并且轮流滴注抗生素，葡萄糖和生

理盐水。

女医生的声音变得遥远起来，林伟猛地感到一阵轻松，旁边的黎海燕看见他的身体无声地向地面滑了下去。

C城的春天多风，天气干燥时，风中便夹杂着大量的尘沙，林伟每次往返医院时都穿着风衣，戴着太阳镜。住院部的门厅里立着一面大镜子，他每从那前面经过时，都会看见一个像是从黑帮片里走出来的人物在镜子里一晃而过。有一次，他禁不住站在那儿端详自己。你的确不像好人。他对自己说。

那姓李的警察和庹铁侠——那个学校保卫干部到家里来找过他两次，提的问题杂乱无章，但他知道那是在试探他，指望他在不经意中露出什么破绽。虽然明明知道自己和案子无关，但他仍然感到紧张，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感在折磨着他。

一次，姓李的警察问他：吴琼在学校表现怎么样？

很好呀，她很聪明，学习也努力。他说。

我不是问这个，姓李的警察说，我是说她的人品怎么样？

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别人对她的个人生活议论得多吗？

我——不知道，学校跟一般的地方不一样，大家都自己管自己事。

是——吗？一直在旁边一声不响的庹铁侠拉着长声，接着又抬起眼睛看他，说，听说你和吴琼的关系很密切？

密切？他努力保持平静，但脸还是涨红了，什么样的关系算密切？他说。

庹铁侠嘿嘿一笑，说：那得问你呀！你是中文系的老师，咬文嚼字轮不到我。

咱们还是别绕圈子了。林伟说，吴琼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她是受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说他们身上的钱和手表、项链什么的都没了。还有一辆摩托车，这是不是也是线索？你们能不

能不在我一个人身上打转？

虞铁侠似乎被林伟的话呛住了，他冷冷地盯着林伟，好一会儿，才开口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你一个人身上打转？接着，他站起身，踱到林伟的书架前，开始浏览上面的书。

林伟突然觉得这个保卫干部挺有意思，他的衣服穿在身上很不合身。后腰右侧明显地凸起，林伟知道那里别着手枪。

给你推荐本书吧。林伟说。

什么书？

《犯罪心理学》。

那用不着你推荐，那种书我的版本肯定比你多。虞铁侠头也不回地说。接着，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递到林伟面前说，这本书借我看看行吗？

林伟接过来，见是一本杜拉斯的《情人》，他抬头看了看他，说：想不到你要看这本书。

虞铁侠说：你想不到的多着呢。他顿了一下，又说，我们还会来找你，该问吴琼的会问吴琼，该问你的就一定要问你。说完，他和那个姓李的警察开门走了出去。

开始几天林伟几乎天天到医院，但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吴琼，她的情况仍不稳定。林伟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出现影响她的病情，当然，有时他也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能影响吴琼情绪的人。吴琼已经基本恢复了神志，林伟相信他第一次出现在她的病床前时，她认出了自己，但她的反应迟钝而又漠然。当时他们一起进病房的有好几个人，办公室主任赵铁文把林伟推到前面，轻声对吴琼说：多亏林老师，不然你可真的危险了。吴琼的眼睛睁着，有些茫然地看着大家，眼光散乱，并没有在任何一个脸上聚拢。大家都显得有些无措，就那么木然地在病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护士便过来催他们出去，黎海燕伏在吴琼的床头轻声说，你要好好养伤，我们都等着你出来。这时，林伟似乎看见吴

琼的眼里泛起了隐隐的泪光。

被杀的那小伙子的身份查清，是省艺术学院美术系搞雕塑的青年教师。吴琼喜欢和搞艺术的人打交道，这林伟是知道的，其实林伟觉得她的艺术感受能力一般，她只是喜欢艺术家的那种波西米亚的做派和风格，喜欢他们特异的外表和另类的生活方式。

在和林伟交往之前，吴琼曾和本校音乐系钢琴专业的一个本科生过从甚密，后来她对林伟解释说自己只是跟那个音乐系的学生学着“弹弹钢琴”，然而正是她的这个钢琴老师，曾好几次明目张胆地向林伟寻衅。林伟夏天喜欢打篮球，一天晚饭后他正在和几个住独身宿舍时的朋友在篮球场打球，突然后背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砸了一下，他回过身来一看，是一只网球，邻近的网球场上，那个音乐系的学生正用挑衅的眼神看着他。一起打球的朋友说要教训教训那小子，被他拦住了，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随后和吴琼见面时他给她讲了这件事，并说：你再考虑一下咱们的关系，我现在是有妇之夫，你为了和我在一起而放弃真正的有前途的关系，这不值得。吴琼当时哭了，她说：我和他没前途。林伟说：你和我也没有。吴琼不再说话，只是紧紧地搂着林伟，吻他的全身，吻他后背被那只网球留下的红红的淤痕。

现在回想起来，他和吴琼第一次在一起时的那个夜晚非常普通，没有任何异常的征兆。那天下午，吴琼和另一个女孩一起来林伟家里，帮他整理登记一次问卷调查的答卷。那是一次全国范围内针对作家写作状态的调查，问卷中包括“你为什么写作”、“你所预期的读者群”、“你写作的理想状态”、“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建设的、还是破坏的？悲剧的、还是喜剧的？”等问题。他们共寄出了五百余份问卷，回收了四百余份。作家们的回答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比如一个近年颇为活跃的中年作家在“你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下写道：“因为我是一个呼吸不畅的

肺心症患者、一个白日梦偏执狂和一个贪图女色的瘾君子。”而另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女作家的回答则是：“因为我喜欢撒谎。”还有一个作家在“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这个问题下回答说：“中国既不需要悲剧，也不需要喜剧，而是需要恶作剧。”两个女孩儿一边登记一边乐不可支。吴琼说：我一定要给这个恶作剧写信，我和他太志同道合了。那时吴琼刚开始读研究生的第一年，但林伟对她并不陌生，因为他在系里读研究生时，吴琼正读本科，他早就对这个经常在校运动会上穿着短裙，举着中文系的牌子走在本系代表队方阵前面的女孩儿留有印象。他们同一年毕业，当时，吴琼老家所在的那个城市有个很好的名额，但她坚决不去，理由是不想见到她离异多年的父母。后来她自己去了海南，此后两年音信全无。一年前，她突然又出现在校园里，在一个研究生英语考试辅导班听课，接着她顺利地通过考试，成了和林伟同一专业、同一导师的硕士研究生。

那天下午他们忙到很晚，然后林伟请两个女孩儿到楼下的一个小饭店吃饭。然后另一个女孩儿有事走了，吴琼却跟着林伟回到楼上。当时她好像是说要借一本什么书，林伟把书找了出来，她却没急着走，而是在林伟的书房里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林伟并不健谈，大半时间里是吴琼在说，她不断转移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她似乎对林伟曾参与过的一个多年前的校园诗社特别感兴趣。那个诗社出过好几个在先锋诗歌运动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如今他们已经星散各地，有的甚至音讯杳然了。使林伟惊讶的是，吴琼竟然随口背出了他当年写下的一些诗句：我在你的泪水中洗手 / 洗身上每一个油污的毛孔 / 我的死期到了 / 它在缤纷的花丛里 / 在和平的祷声中……林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之后，竟有人还记着那些连他自己都已淡忘的东西。他有些欣喜，甚至感觉时空出现倒错，是眼前这个女孩将他带回到正在被逐渐淡忘的年代。他为此兴奋、不安，同时也感到有些虚幻。后来他们还谈了一些林伟当年插队的事，其实林伟只在乡下呆了一年多，但那是

山区，林伟给她讲了一些参农和林业工人的事，听得她兴味十足。她说：我应该生在你那个年代。

大概是因为喝多了咖啡，吴琼要去卫生间，林伟带她走过去，为她开了灯，然后回到书房坐下。这时，卫生间里的一些响动突然使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吴琼从卫生间里出来，她没有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而是坐在林伟的身旁。他们突然找不到话题了，有些手足无措地沉默着。后来，他们听到了窗外的雨声，“下雨了。”他们几乎是同时站了起来。接着林伟感到自己的脖子被一双颤抖的手臂紧紧地勾住。

后来他们没有一句话，但是纵情的欢爱彻夜不息。林伟的性爱经验并不丰富，和妻子结婚后床上的事也一直差强人意，但是那天晚上他感觉自己似乎着了魔，永不疲倦地不断把自己和吴琼一起推向欢乐的顶点。吴琼的表现令他惊讶，他无法想象人的肢体会在性爱中变得如此灵巧，至今他也认为自己无法复述吴琼的手、双乳、小腹、胯部、腿及脚的那细微的令人心荡神迷的动作。

那夜后来雨越下越大，在一个短暂的间歇里，林伟听着雨水急促地敲打窗子的声音，心里突然掠过一阵不安，他在想吴琼是否正在安全期里？但随即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欢乐应该是完整的，他想，任何事都不该打扰它。

屋里的台灯亮着，林伟不断地端详、探究和亲吻着吴琼的身体，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自己从未如此亲近过女性的身体。女性和女性的区别原来是如此之大。他想到了妻子，想到他们例行公事般的性生活。原来自己的生活可以是如此不同，他感觉自己不但发现了吴琼，而且通过吴琼也发现了自己。想到这，他再次燃烧起来。这一次他几乎是带着感激之情投入欢爱，他们彼此缠绕着，亲吻着，冲撞着，后来，他们都哭了，泪水在他们原本就汗湿的脸上肆意流淌，一种难言的苦涩使他们的动作都激烈起来，那一刻，林伟听见自己和吴琼都发出了令人惊惧的呼喊

声。

公安局对吴琼实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监护，这样，林伟每次去都会看见有警察坐在观察室外面。现在他和警察们打交道时要自然多了，因为毕竟他不是凶手，倒是系里同事们假惺惺的关切令他无法忍受。一次，他在医院门口迎面碰上系主任严石，系主任拦住他，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欲言又止地说：林老师你这么年轻，这么有才华，一定要好自为之啊。

林伟清楚，系里的一些人终于有机会看他的笑话了。这些年，由于他的成绩和孤傲，以及凡事认真的性格，使他在系里常常处于一种疏离和孤立的状态。C大是一所老学校，号称人文荟萃，但也麇集了一大批知识陈腐、人格猥琐的所谓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林伟平时一见到他们就会觉得鼻子里有一股酸腐的朽尸味道，那种抑制不住的厌恶使他不由得把脸侧向一边。

吴琼没有和他讲话，这是不正常的，林伟知道人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毫无办法，他无法向吴琼讲这其中的利害，更主要是他无法取得吴琼的谅解。当然，这其中也许还会有别的原因，那就是在吴琼看来，这一切她无法向他解释。本来她无需解释，但偏偏是他救了她，这件事打破了平衡，使她原本足以傲视他的心理基础发生了动摇。

有两天他没去医院，然而他在家里呆不住，不知为什么，一静下来，脑子里想的都是吴琼，过去的，现在的，事情发生当天的。本来，这两年他努力地把吴琼压在记忆的最底层，有一段时间他做得很成功，他甚至认为吴琼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特别节目已经成为了过去，想不到现在这个特别节目以一种更特别的方式又一次占据了他记忆的舞台。

不管你将来和谁在一起，你永远别想把我忘了。这也是他们分手时吴琼对他说的。

林伟当时说：我并不想做这样的尝试。

然而，他还是尝试了，那一段他恢复了和一个曾一度要好的女同学的通信，甚至利用假期跑到女同学所在城市去看望她。女同学离了婚，正带着一个淘气的男孩独自生活，他们见了面，但互相都有些慌张，俩人在通信中所达成的默契和亲密的感觉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他们在一家小饭店里吃饭，点菜时费了很大的事，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爱吃什么，结果点的菜谁都不喜欢。他们的谈话也进行得很困难，好多话似乎都在信中说过了。女同学显得很苍老，说话的时候眼睛从来不看着他。林伟知道自己来错了，但既然来了，就得善始善终。吃完饭，女同学把他领到自己家，让他先休息一下，说下了班她先去托儿所接儿子，然后把儿子送到姥姥家，再回来陪他。女同学问他能呆几天，本来他可以多呆几天，但他却说明天就走。下午，他在女同学家里这翻翻那看看，他在一本相册里翻到了一张女同学的前夫和女同学及他们的儿子的三人合影，那人矮墩墩的，样子挺结实。他还发现十几封自己寄来的信，被放在一个铁制的巧克力糖盒里。他想了想，把那些信拿了出来，塞进自己的背包里。晚饭是女同学在家里做的，看得出她是个好主妇，饭菜的味道相当不错。晚饭后他们靠在一起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上床。女同学在床上表现的很羞怯，这令林伟有些不知所措，但他还是努力地做得很得体。第二天他一早吃过饭就去赶早车，女同学送他，还给他买了不少水果，在车站她问他什么时候再来，他含混其辞地说也许很快。车开了之后，他从背包里拿出那些信，一封封地看着，他感到有些难堪，甚至觉得被种什么东西伤害了。他撕了那些信，把碎屑扔到车窗外。

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他想，人也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候一件你生活中十分确定的事会突然被后来事颠覆掉，这种颠覆不但更改了你的现实，同时还更改了你的记忆，使它的形态、色彩以至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另一些被你极力忽略的东西却被后来所发生的事突然照亮了，它的细枝末节，它的点点滴滴突然被

时光喂养得猝然壮大起来，并迅速蔓延开去，直至占领你的整个生活。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变动不居、莫名其妙的性格和灵魂。

虞铁侠来还书，进门后他把书放在桌上，笑着对林伟说：这男的和女的到一块儿真生事儿，自己闹腾不算，还写到书里，让你看了跟他一块儿闹心。

林伟笑着说：别人不那么多事，只有作家才那样。

听说你也是作家？虞铁侠漫不经心地问。

林伟知道自己被绕了进去，心想这小子真不能小看，这书你看了？他反问道。

你不相信？虞铁侠挑着眼睛看他，告诉你我看了，不过我对女人的爱情兴趣不大，我喜欢看男人们笔下的爱情，怎么样？能给我看看你写的小说吗？

我只是业余的，林伟说，我写的很少。

是写爱情的吗？

不全是，林伟说着笑了，不就是想看我写的小说吗？可以，不过怕是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他想这家伙实在过分，比正宗的警察还难缠。

他特意找了几篇自己早期的作品，那几篇要么是半生不熟的伪现代派，要么大掉书袋，令人难以卒读。他知道那两篇有他和吴琼影子的小说不能拿出来，这小子正等着望风捕影呢？多提宝贵意见，他笑着把杂志递给虞铁侠。

我一定好好学习，虞铁侠并没有马上走，而是在屋里东瞅瞅西看看，林伟知道他的用意，但没办法，不这样他就不是保卫干部了。这位是太太吗？虞铁侠指着书架上摆着的一张旧的黑白照片问，那是妻子读本科时在学生宿舍照的，照片上的妻子又黑又瘦，正冲着镜头傻笑。记得吴琼以前曾问他，为什么不摆近照，

林伟当时回答说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们的青春都很简陋，也就是为了纪念这种简陋吧。

是，是我妻子，林伟说。

长得像我们中学时的团委书记，虞铁侠一边说一边端详。像，真像！她是哪个中学毕业的？

她家不在本市。。林伟说。

噢——那不是我说的那个人，虞铁侠有些遗憾的样子，接着，又问：你们怎么没有孩子？

林伟笑着说：我们都忙，没空养孩子。

没有就没有吧，有孩子闹着呢，那将来你们怎么办？是她回来还是你去？

我不去，她回来不回来，我也说不清。

是吗？那你们可就难办了，你们感情不好吗？虞铁侠似乎又来了兴致。

感情？你和你妻子的感情好吗？

虞铁侠怔了一下，也许他没想到林伟会反问他。我和我媳妇儿？嗨，结婚八九年了，感情的事说不上来。

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林伟说。

虞铁侠走后，林伟想起来，出事那天接到的妻子的信还没看，有一周时间了，竟然一次也没想起来。

不出所料，妻子的信毫无新意，仍旧在劝他出国：这里的中文学术资料一点也不比国内逊色，有的甚至比国内还全。只要你打开局面，这里一切都会对你敞开。

笑话！林伟想，在美国谁还会听你谈论中国文学？我靠什么打开局面？

妻子还说，再过半年，我就有可能拿到绿卡了，那时，你随时都可以来美。

信中还夹寄了一张照片，照片是在妻子导师家里的游泳池边拍的，可怜的她竟是泳装！旁边的导师和太太和一个十六七岁的